

三侠五义

(上)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三侠五义》的故事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主要写众侠客协助包拯,审案平冤,除暴安良,以及与奸臣庞太师进行斗争;后半部则描写侠客义士之间的纠葛,以及他们帮助颜查散剪除襄阳王的党羽。从本质上讲,小说反映的善与恶、忠与奸的斗争,并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仍是试图维护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通过这些斗争,作品对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面给予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症候,是有一定帮助的。

《三侠五义》中最突出、最精彩的是大量的“侠义”描写。小说对“侠”的认识十分清醒。在结构安排上,作者也善于编织故事。整部书大关目包含小关目,若干小故事构成一个大情节,曲曲折折,环环相扣,悬念迭起,伏线四布,眉目清楚,十分紧凑,鲜明地体现出说书艺术的情节结构特点。

《三侠五义》的语言形象、绘声绘色,有平话习气,通俗易懂,生动逼真,保留着说唱语言的特色。在武技描写上比《水浒传》又进了一层,不再是只突出“力”和“勇”,而是重在“轻”和“快”,着眼点放在飞檐走壁的轻功和百步取人的暗器上,袖箭、飞刀、石子、神弹,各显奇能。

目 录

三侠五义(上)

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2)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12)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20)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30)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38)
第六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50)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57)
第八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64)
第九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72)

第十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	(80)
第十一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88)
第十二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96)
第十三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102)
第十四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	(108)
第十五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114)
第十六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121)
第十七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127)
第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135)
第十九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142)
第二十回	受魇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149)
第二十一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	(156)
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162)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169)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颠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175)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阳差阴错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182)

第一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天下太平无事日，芑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众将立太祖为君，江山一统，相传至太宗，又至真宗。四海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一日早朝，文武班齐，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承奉接过，陈于御案之上。天子看罢，笑曰：“朕观此图，虽则是上天垂象，但朕并无储君，有何不利之处？卿且归班，朕自有道理。”早朝已毕，众臣皆散。

转向宫内，真宗闷闷不乐，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后，正宫之位久虚，幸有李、刘二妃现今俱各有娠，难道上天垂象就应于他二人身上不成？”才要宣召二妃见驾，谁想二妃不宣而至。参见已毕，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节，妾妃等已将酒宴预备在御园之内，特请圣驾今夕赏月，作个不夜之欢。”天子大喜，即同二妃来到园中。但见秋色萧萧，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风瑟瑟，不禁心旷神怡。真宗玩赏，进了宝殿，归了御座，李、刘二妃陪侍。宫娥献茶已毕。天子道：“今日文彦博具奏，他道现

时天狗星犯阙,主储君不利。朕虽乏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将来谁先谁后,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赐汝二人玉玺龙袱各一个,镇压天狗冲犯;再朕有金丸一对,内藏九曲珠子一颗,系上皇所赐,无价之宝,朕幼时随身佩带,如今每人各赐一枚,将妃子等姓名宫名刻在上面,随身佩带。”李、刘二妃听了,望上谢恩。天子即将金丸解下,命太监陈林拿到尚宝监,立时刻字去了。

这里二位妃子吩咐摆酒,安席进酒。登时鼓乐迭奏,彩戏俱陈,皇安富贵自不必说。到了晚间,皓月当空,照得满园如同白昼,君妃快乐,共赏冰轮,星斗齐辉,觥筹交错。天子饮至半酣,只见陈林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接来细看,见金丸上面,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刻着“金华宫刘妃”,镌的甚是精巧。天子深喜,即赏了二妃。二妃跪领了,钦遵佩带后,每人又各献金爵三杯。天子并不推辞,一连饮了,不觉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为正宫。”二妃又谢了恩。

天子酒后说了此话不知紧要,谁知生出无限风波。你道为何?皆因刘妃心地不良,久怀嫉妒之心,今一闻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宫;自那日归宫之后,便与总管都堂郭槐暗暗设谋定计,要害李妃。谁知一旁有个宫人名唤寇珠,乃刘妃承御的宫人。此女虽是刘妃心腹,她却为人正直,素怀忠义,见刘妃与郭槐计议,好生不乐。从此后各处留神,悄悄地窥探。

单言郭槐奉了刘妃之命,派了心腹亲随,找了个守喜婆尤氏;她就屁滚尿流,又把自己男人托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一日,郭槐与尤氏密密商议,将刘妃要害李妃之事,细细告诉。

奸婆听了，始而为难，郭槐道：“若能办成，你便有无穷富贵。”婆子闻听，不由满心欢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对郭槐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郭槐闻听，说：“妙！妙！真能办成，将来刘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世之功。”又嘱咐临期不要误事，并给了好些东西。婆子欢喜而去。郭槐进宫，将此事回明，刘妃欢喜无限，专等临期行事。

光阴迅速，不觉的到了三月，圣驾至玉宸宫看视李妃，李妃参驾。天子说：“免参！”当下闲谈，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宫八千岁的寿辰，便特派首领陈林前往御园办理果品，来日与八千岁祝寿。陈林奉旨去后，只见李妃双眉紧蹙，一时腹痛难禁。天子着惊，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驾出宫，急召刘妃带领守喜婆前来守喜。刘妃奉旨，先往玉宸宫去了。郭槐急忙告诉尤氏。尤氏早已备办停当，双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齐至玉宸宫而来。

你道此盒内是什么东西？原来就是二人定的奸计，将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认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难看。二人来至玉宸宫内，别人以为盒内是吃食之物，那知其中就里。恰好李妃临蓐，刚然分娩，一时血晕，人事不知。刘妃、郭槐、尤氏做就活局，趁着忙乱之际，将狸猫换出太子，仍用大盒将太子用龙袱包好装上，抱出玉宸宫，径奔金华宫而来。刘妃即唤寇珠提藤篮暗藏太子，叫他到销金亭用裙绦勒死，丢在金水桥下。寇珠不敢不应，惟恐派了别人，此事更为不妥，只得提了藤篮，出凤右门至昭德门外，直奔销金亭上，忙将藤篮打开，抱出太子。且喜有龙袱包裹，安然无恙。抱在怀中，心中暗想：“圣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产生太子，偏遇奸妃设计陷沪，我若将太子谋死，天良何在？”也罢！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

河,尽我一点忠心罢了。”刚然出得销金亭,只见那边来了一个人,即忙抽身,隔窗细看,见一个公公打扮的人,踏过引仙桥,手中抱定一个宫盒,穿一件紫罗袍绣立蟒,粉底乌靴,胸前悬一挂念珠,项左斜插一个拂尘儿,生的白面皮,精神好,双目把神光显。这寇承御一见,满心欢喜,暗暗的念佛说:“好了!得此人来,太子有救了!”原来此人不是别人,就是素怀忠义、首领陈林。只因奉旨到御园采办果品,手捧着金丝砌就龙妆盒,迎面而来。一见寇宫人怀抱小儿,细问情由,寇珠将始末根由,说了一回。陈林闻听,吃惊不小,又见有龙袱为证。二人商议,即将太子装入盒内,刚刚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暗暗的祷告。祝赞已毕,哭声顿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无事,就是造化。二人又望空叩首罢,寇宫人急忙回宫去了。

陈林手捧妆盒,一腔忠义,不顾死生,直往禁门而来。才转过桥,走至禁门,只见郭槐拦住,道:“你往哪里去?刘娘娘宣你,有话面问。”陈公公闻听,只得随往进宫,却见郭槐说:“待我先去启奏。”不多时,出来说:“娘娘宣你进去。”陈公公进宫,将妆盒放在一旁,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奴婢陈林参见。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刘妃一言不发,手托茶杯,慢慢吃茶,半晌,方才问道:“陈林,你提这盒子往哪里去?上有皇封,是何缘故?”陈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园采拣果品,与南清宫八大王上寿,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专的。”刘妃听了,瞧瞧妆盒,又看看陈林,复又说道:“里面可有夹带?从实说来!倘有虚伪,你吃罪不起。”陈林当此之际把生死付于度外,将心一横,不但不怕,反倒从容答道:“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请去皇封,当面开看。”说着话,就要去揭皇封。刘妃一见,连忙

拦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谁敢私行开看!难道你不知规矩么?”陈林叩头说:“不敢,不敢!”刘妃沉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岁寿辰,便说:“既是如此,去罢!”陈林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起身,忽听刘妃说:“转来!”陈林只得转身。刘妃又将陈林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面上颜色丝毫不漏,方缓缓的说道:“去罢!”陈林这才出宫,倒觉的心中乱跳。

出了禁门,直奔南清宫内,传:“旨意到。”八千岁接旨入内殿,将盒供奉上面,行礼已毕。因陈林是奉旨钦差,才要赐座,只见陈林扑簌簌泪流满面,双膝跪倒,放声大哭。八千岁一见,吓得惊疑不止,便问道:“伴伴,这是何故?有话起来说。”陈林目视左右。贤王心内明白,便吩咐:“左右回避了!”陈林见没人,便将情由,细述一遍。八千岁便问:“你怎么就知道必是太子?”陈林说:“现有龙袱包定。”贤王听罢,急忙将妆盒打开,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龙袱。只见太子哇的一声,竟痛哭不止,仿佛诉苦的一般。贤王爷急忙抱入内室,并叫陈林随入里面,见了狄娘娘,又将原由说了一遍。大家商议,将太子暂寄南清宫抚养,候朝廷诸事安顿后,再做道理。陈林告别,回朝复命。

谁知刘妃已将李妃产生妖孽,奏明圣上。天子大怒,立将李妃贬入冷宫下院,加封刘妃为玉宸宫贵妃。可怜无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向谁申诉?幸喜冷宫的总管姓秦名凤,为人忠诚,素与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谋;今见李妃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监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谁知余忠更有奇异之处,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来做事豪侠,往往为他人奋不顾身,因此秦凤更加疼爱他,虽是师徒,情如父子。他今见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

代之,每欲设计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来,也只得罢了。

且说刘妃此计已成,满心欢喜,暗暗的重赏了郭槐与尤氏,并叫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满足,恰恰也产了一位太子,奏明圣上。天子大喜,即将刘妃立为正宫,颁行天下。从此人人皆知国母是刘后了。待郭槐犹如开国的元勋一般,尤氏就为掌院,寇珠为主宫承御。清闲无事。

谁想乐极生悲,过了六年。刘后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呜呼。圣上大痛,自叹半世乏嗣,好不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心疼的呢?因为伤心过度,竟是连日未能视朝。这日八千岁进宫问安。天子召见八千岁,奏对之下,赐座闲谈,问及世子共有几人,年纪若干,八千岁一一奏对,说至三世子,恰与刘后所生之子岁数相仿。天子闻听,龙颜大悦,立刻召见,进宫见驾。一见世子,不由龙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态度与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乐,病就好了。既传旨将三世子承嗣,封为东宫守缺太子,便传旨叫陈林带往东宫参见刘后,并往各宫看视。陈林领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阳正院朝见刘后,并启奏说:“圣上将八千岁之三世子,封为东宫太子,命奴婢引来朝见。”太子行礼毕。刘后见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样,心内暗暗诧异。陈林又奏还要到各宫看视。刘后说:“既是如此,你就引去。快来见我,还有话说呢。”陈林答应着,随把太子引往各宫去。

路过冷宫,陈林便向太子说:“这是冷宫,李娘娘因产生妖物,圣上将李娘娘贬入此宫。若说这位娘娘,是最贤德的。”太子闻听产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几分不信。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聪,如何信这怪异之事?可也断断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便要进去看视。恰好秦凤走出宫来(陈林素与秦凤最

好,已将换太子之事悄悄说明:“如今八千岁的世子就是抵换的太子。”秦凤听了大喜。),先参见了太子,便转身进宫奏明李娘娘。不多时,出来说道:“请太子进宫!”陈林一同引进,见了娘娘,他不由得泪流满面。这正是母子天性攸关。陈林一见,心内着忙,急将太子引出,仍回正宫去了。

刘后正在宫中闷坐细想,忽见太子进宫面有泪痕,追问何故啼哭。太子又不敢隐瞒,便说:“适从冷宫经过,见李娘娘形容憔悴,心实不忍,奏明情由,还求母后遇便在父王跟前解劝解劝,使脱了沉埋,以慰孩儿凄惨之忱。”说着,说着,便跪下去了。刘后闻听,便心中一惊,假意连忙搀起,口中夸赞道:“好一个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就说便了。”太子仍随着陈林上东宫去了。

太子去后,刘后心中哪里丢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适才太子进宫,猛然一见,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见了李妃之后,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宫去,并未勒死,不曾丢在金水桥下?”因又转想:“曾记那年有陈林手提妆盒从御园而来,难道寇珠擅敢将太子交与陈林,携带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须拷问寇珠这贱人,便知分晓。”愈想愈觉可疑,即将寇珠唤来,剥去衣服,细细拷问。与当初言语一字不差。刘后更觉恼怒,便召陈林当面对证,也无异词。刘后心内发焦,说:“我何不以毒攻毒,叫陈林掌刑追问。他二人做的事,如今叫一人受苦,焉有不说的道理。”便命陈林掌刑,拷问寇珠。刘后虽是如此心毒,哪知横了心的寇珠,视死如归。可怜她柔弱身躯,只打得体无完肤,也无一字招承。正在难分难解之时,见有圣旨来宣陈林。刘后惟恐耽延工夫,露了马脚,只得打发陈林去了。寇宫人见了陈林已去,心想:大约刘

后必不干休,与其零碎受苦,莫若寻个自尽。因此触槛而死。刘后吩咐将尸抬出,就有寇珠心腹小宫人偷偷埋在玉宸宫后。刘后因无故打死宫人,威逼自尽,不敢启奏,也不敢追究了。刘后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转恨李妃不能忘怀,悄与郭槐商议,密访李妃嫌隙,必须置之死地方休。也是合当有事。

且说李妃自见太子之后,每日伤感,多亏秦凤百般开解,暗将此事,一一奏明。李妃听了,如梦方醒,欢喜不尽,因此每夜烧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访着,暗在天子前启奏,说:“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诅咒,心怀不善,情实难宥。”天子大怒,即赐白绫七尺,立时赐死。谁知早有人将信暗暗透于冷宫。秦凤一闻此言,胆裂魂飞,忙忙奏知李娘娘。李娘娘闻听,顿时昏迷不醒。正在忙乱,只见余忠赶至前面,说道:“事不宜迟!快将娘娘衣服脱下,与奴婢穿了!奴婢情愿自身替死。”李妃苏醒过来,一闻此言,只哭得哽气倒噎,如何还说得出来。余忠不容分说,自己摘下花帽,扯去网巾,将发散开,挽了一个绺儿。又将自己衣服脱下,放在一旁,只求娘娘早将衣服赐下。秦凤见她如此忠烈,又是心疼,又是羡慕,只得横了心在旁催促更衣。李妃不得已将衣服脱下,与她换了,便哭说道:“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说罢,又昏过去了。秦凤不敢耽延,忙忙将李妃移至下房,装作余忠卧病在床。刚收拾完了,只见圣旨已到,钦派孟彩娥验看。秦凤连忙迎出,让至偏殿暂坐。“俟娘娘归天后,请贵人验看就是了。”孟彩娥一来年轻,不敢细看;二来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惨,如何想的到是别人替死呢。不多时,报道:“娘娘已经归天了,请贵人验看。”孟彩娥闻听,早已泪流满面,哪里还忍近前细看,便道:“我今回复圣旨去了。”此事若非余忠与娘娘面貌

仿佛,如何遮掩的过去。于是按礼埋葬。

此事已毕,秦凤便回明余忠病卧不起。郭槐原与秦公公不睦,今闻余忠患病,又去了秦凤膀臂,正中心中机关,便不容他调养,立刻逐出,回籍为民。因此秦凤将假余忠抬出,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陈州家内去了。后文再表。从此秦凤踽踽凉凉,凄凄惨惨,时常思念徒儿死的可怜又可敬,又惦记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曲。这日晚间正在伤心,只见本宫四面火起。秦凤一见已知是郭槐之计,一来要斩草除根,二来是公报私仇。“我纵然逃出性命,也难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也省的与他做对。”于是秦凤自己烧死在冷宫之内。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此后刘后与郭槐安心乐意,以为再无后患了。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详细,谁也不敢泄漏。又奉旨钦派陈林督管东宫,总理一切,闲杂人等不准擅入。这陈林却是八千岁在天子面前保举的,从此太平无事了。如今将仁宗的事已叙明了,暂且搁起,后文自有交代。

便说包公降生,自离娘胎,受了多少折磨,较比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之说。闲言少叙。单表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住一包员外,名怀,家富田多,骡马成群,为人乐善好施,安分守己,因此人人皆称他为“包善人”,又曰“包百万”。民怀原是谨慎之人,既有百万之称,自恐担当不起。他又难以拦阻众人,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包村,一是自己谦和,二免财主名头。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长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尚未满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尚无儿女。他兄弟二人虽是一母同胞,却大不相同:大爷包山为人忠厚老诚,正直无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个好人;二爷包海为人尖酸刻薄,奸险阴毒,偏偏娶了李氏,也

是心地不端。亏得老员外治家有法,规范严肃。又喜大爷凡事宽和,诸般逊让兄弟,再也叫二爷说不出话来。就是妯娌之间,王氏也是从容和蔼,在小婢前毫不较量。李氏虽是刁悍,她也难以施展。因此一家尚为和睦,每日大家欢欢喜喜。父子兄弟春种秋收,务农为业,虽非诗书门第,却是勤俭人家。

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开外,忽然怀孕。员外并不乐意,终日忧愁。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老来得子是快乐,包员外为何不乐?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两个儿子,并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养起儿女来了。再者院君偌大年纪,今又生产,未免受伤;何况乳哺三年更觉勤劳,如何禁得起呢?因此每日忧烦,闷闷不乐,竟是时刻不能忘怀。这正是家遇吉祥反不乐,时逢喜事顿添愁。

未审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且说包员外终日闷闷，这日独坐书斋，正踌躇此事，不觉双目困倦，伏几而卧。蒙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氤氲。猛然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员外大叫一声，醒来却是一梦，心中尚觉乱跳。正自出神，忽见丫环掀帘而入，报道：“员外，大喜了！方才安人产生一位公子，奴婢特来禀知。”员外闻听，抽了一口凉气，只吓得惊疑不止。怔了多时，咳了一声，道：“罢了，罢了！家门不幸，生此妖邪。”急忙立起身来，一步一咳，来至后院看视。幸安人无恙，略问了几句话，连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书房来了。这里服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实之家自然俱是便当的，不必细表。

单说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儿回到自己房中，只见包海坐在那里发呆。李氏道：“好好儿的‘二一添作五’的家当，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个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为此事发愁。方才老当家的将我叫到书房，告诉我梦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物，从空中掉将下来，把老当家的吓醒了，谁知就生此子。我细细想来，必是咱们东地里西瓜成了精了。”李氏闻听，便撺掇道：“这还了得！若是留在家内，他必做耗。自古书上说，妖精入门，家败人亡的多着呢。如今何不趁早儿告诉老当家的，将他抛弃在荒郊野外，岂不省了担着心，就是家私